



〔美〕格里格·凯斯 著
陈拔萃 洪丹莎 译

环太平洋前传

PACIFIC RIM

rising: Ascension 破晓之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环太平洋前传 PACIFIC RIM

Uprising: Ascension 破晓之光

〔美〕格里格·凯斯 著

陈拔萃 洪丹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太平洋前传 / (美) 格里格·凯斯著 ; 陈拔萃, 洪丹莎译.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4
ISBN 978-7-5596-1767-5

I. ①环… II. ①格… ②陈… ③洪…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94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8-1608

This translation of Pacific Rim Uprising: Ascens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18,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itan Publishing Group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 2018 Legendary.

环太平洋前传

作者: [美]格里格·凯斯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特约监制: 林 丽
策划编辑: 海 莲 程慧敏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朱明月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9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16印张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767-5
定价: 49.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第一部分 事故



1

2035 年
蒙屿兰破碎穹顶
中国

破碎穹顶对欧阳金海来说并不新奇。他七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都与家人住在香港的破碎穹顶里，还去参观过其他的破碎穹顶。在香港，他是为数不多能住在穹顶里的小孩。大人们通常不让孩子们妨碍他们工作，孩子们一般也比较听话。

但在没有重大事件时，金海和小伙伴们会偷偷溜去看机甲猎人——那些与从地底下窜出来的魔鬼般的怪兽战斗的巨型机甲。他们瞪大了眼睛惊奇地看着“切尔诺阿尔法”（Cherno Alpha）、“暴风赤红”（Crimson Typhoon）——当然还有他的最爱——“少林游侠”（Shaolin Rogue）。他们用纸皮箱做成战服和机甲，互相搏斗。他们在废弃的仓库和宽阔的机甲装备用地上玩耍，那是人们存放、维修交通工具和机甲运输直升机的地方，那里还存放着多余的已装配好的机甲部件。

突然，一切都变了。早在金海出生之前就开始攻击人类的怪兽被打败了。金海还记得人类获得胜利的那个夜晚，记得所有机甲技术人员和机械工程师们沉默的庆祝，沉重的损失让他们无法大声欢笑。

之后，他们一家从穹顶搬到了更舒适的内陆郊区居住，臭氧和机油的味道也渐渐成了遥远的记忆。转眼十年。他长大了。世界也早已物是人非。

但一切似乎又从未改变。此刻，他和其他人正上下打量着猎人海湾，端详

着伫立在他们面前的雄伟无比的机甲猎人，以及释放这些机甲外出战斗的、足有三十层楼高的、矗立在海洋中的大门。

金海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蒙屿兰破碎穹顶最近才建好，比他记忆中的香港穹顶更大、更惊艳、更现代——他居住的香港穹顶肮脏破旧、锈迹斑斑。但即便如此，他也认为，不管怎么说，香港穹顶都比郊区那儿宽阔宁静，空无一人的房子更像他的家。

他知道其他猎人学员肯定没有见识过穹顶内部的模样。当然他们可能看过图片和视频，但是，你只有真实地站在 250 多英尺高的机甲猎人脚下——记得，这里能容下 6 个如此巨大的机甲猎人——你才能真正体会到穹顶规模之巨。他还记得母亲第一次带他去看“少林游侠”的场景。那除了让他觉得自己渺小，还让他第一次觉得母亲也没有多高大，父亲也是。就连潘特考斯特元帅似乎也不是那么伟岸了。在机甲猎人面前，所有人都是那么渺小。大人和小孩的体型差异似乎也不值一提。

他看到其他学员凝视着“泰坦救赎者”（Titan Redeemer）这个庞然大物，震惊得合不拢嘴的画面，只觉得他们可笑。

“我已经过了对机甲感到惊奇的阶段了。”他心里想。

包括欧阳金海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猎人学员。他们年纪相仿，都是十七岁左右，并且全都心怀一个梦想——有一天能驾驶这些巨型金属机甲去拯救世界。

不，只能说是大多数人。欧阳金海也早已过了梦想着拯救世界的阶段了。他来这里，有自己的理由。

其他学员中，只有一人没有张开嘴或瞪大眼睛表示讶异——维多利亚·玛丽科娃，这个俄罗斯姑娘的脸上只有不耐烦的表情。这一点让金海立马对她产生了好感。

大多数学员都提前一天到达穹顶，但维多利亚却姗姗来迟，正好赶上了开始介绍穹顶的时候。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先进入一间会议室，上交所有个人电子产品，拿到环太平洋联合军防部队（PPDC）的许可徽章，然后听管理人员重申所有关于部队猎人学院的规则和要求，尽管所有学员和他们的父母都已签名同意这些规则。走完所有程序后，兰伯特和伯克这两位驾驶员带着

他们参观穹顶。

现在的穹顶和金海七岁时居住的穹顶也不是毫无变化——自从猎人计划启动以来，机甲制造技术有了极大的飞跃。比如第六代机甲是如此惊艳，就连他也为之惊奇，虽然他并不打算承认这一点，也不愿意像其他人一样发出“哇”“啊”这样的赞叹。但这些机甲确实酷炫。

“你们可别指望以后像现在这么悠闲，”兰伯特对他们说，“你们要经过重重考验和挑战才能驾驶这些机甲猎人。有的人永远也没机会。今天过后，我们会开始基本训练——格斗同步训练，通过基础庞斯训练来评估你们的同步适配度——最后你们会在模拟测试中进行虚拟战斗。若进展顺利，你们就有机会驾驶‘狂战士克罗诺斯’（Chronos Berserker），当然仅限在基地内。”

猎人海湾是一个巨大的环形结构。所有机甲都矗立在硕大的墙洞中。“狂战士克罗诺斯”是第五代机甲，尽管它在守卫和重建工作中发挥出色，但它从未与怪兽正面交锋。

“正如你们所见，‘克罗诺斯’的头部还未接上，”伯克说道，“它在那儿，往上看。”

他指着一个墙洞的顶部，很靠近穹顶的天花板，那里有起重机架、人行过道、脚手架、头部束颈器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挡着，十分昏暗，大家看不清“狂战士克罗诺斯”的控制舱，只看见一片阴影。

兰伯特接过话茬儿：“它的头——也就是控制舱——将会由两位即将毕业的猎人学员驾驶进行测试，他们就是布拉加和乌，明天你们就会见到他们了。现在我们乘电梯去‘狂战士克罗诺斯’的控制舱，你们一定都知道驾驶员就是在那里控制机甲的。你们可以两两进入控制舱。虽然所有重要设施都已断开电源连接，但你们还是不能乱碰。机甲不是玩具，这里也不是幼儿园。带你们进控制舱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体验进入魁梧的机甲猎人内部的感觉，确保你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无论面对什么都能全力一战。猎人训练是很艰辛的，你们肯定会时不时萌生出放弃的想法。但是我希望，在你想放弃时，这次体验能支撑你继续下去。”

他们一行人乘电梯去了穹顶的最高处。那里设置了机甲头部束颈器，可以

释放“狂战士克罗诺斯”的头部控制舱，让其竖直下落与躯干相连。他们在原地等待，轮流进入。

欧阳金海注意到维多利亚悄悄离开了人群，她独自向下俯瞰着整个穹顶。过了一会儿，他跟了上去。

“这些人真是少见多怪，对吧？”他轻声说。

“这里的确是很壮观，”话是这么说，她淡漠的语气却出卖了自己，“他们中有许多人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儿。也许其中某些人根本不应该来。”

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用眼角轻轻瞥他一眼的动作，都让金海觉得似有敌意。

“你不认识我。”他说道。

“我知道你是搭乘部队的公务直升机来到福鼎的，”她说道，“而我是从海参崴坐火车三等座过来的。”

“嘿，”金海说，“我不是来惹你生气的。只是想聊聊天儿。”

“我不是来这里聊天儿的，”她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接受训练、为了学习、为了驾驶机甲的。”她扬起头，看着控制舱。

“到你了。”

兰伯特在送布拉加和乌到猎人海湾之前，对他们做了最后一次考察。布拉加和往常一样，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他还保留着孩童般的天真，但是是以一种最好的方式。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影响到他的专注度和努力程度，反而对二者起了促进作用。他浓密而蓬松的黑色卷发有点儿凌乱，差点儿超过了海军学校规定的头发长度。这算是他的个人风格，但他从不会让头发过长。

站在六英尺高的布拉加旁边，乌显得很娇小。她身高略矮于五英尺，体重不到一百磅，但是兰伯特从未见过有人在格斗中比她表现得更好。她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人，并且非常自我节制。

“我也许不应该说这话，”兰伯特对他们说道，“但是我真的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俩都勤奋刻苦，成为驾驶员是理所应当的。我知道此次测验感觉特别、很严肃，但其实它和平时的模拟测验没什么两样儿。”

“长官，冒昧地说一句，”布拉加说，“身处真实的机甲猎人中——一定有

所不同。”

“好吧，有一点儿不同，”兰伯特只好承认了，“但你们之间保持同步才是更重要的，而你们俩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所以只要保持冷静，不要过度兴奋，一切都将水到渠成，知道吗？”

“知道，长官。”布拉加和乌同时答道。

“好。现在我们去让新学员见识一下，让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长官，我已经见过一些新学员了，”布拉加说，“他们似乎都很出色。”

“不要和他们关系太好，”兰伯特郑重地提醒道，“还记得你们班的退学率吧？”

“接近百分之六十。”乌回答道。

“接近百分之七十；我们班。”有人加入了他们的对话。

“伯克长官好。”乌说。

伯克比兰伯特矮一点儿，但体重不相上下，这多亏了伯克一身健壮的肌肉。

“终于来了。”兰伯特说，“哥们儿，你跑哪儿去了？”

“有点儿事要办，”伯克回道，“我来得不算太晚吧？”

兰伯特尽量收敛起自己的不高兴。他欣赏伯克，他们也是同步的好搭档，但是最近伯克似乎有点儿奇怪。准确地说，是变得不怎么靠谱，并且这种情况好像愈发严重了。

“我们正要去见新学员，”兰伯特说，“一起去吧。”

“今年这一批看起来年纪很小。”兰伯特悄悄对伯克说。他们俩站在一个角落里，没有人发现他们。学员们都在听布拉加说关于梦想和坚持的励志故事。

“以前我在里约只是个街头小子。”布拉加说道，“这位是乌，她的父亲是渔民，母亲是裁缝。PPDC不在乎你的出身——无论你家庭贫困还是出身富贵，社会地位是尊贵抑或低下。你自身才是最重要的……”

“那是因为你老了。”伯克说道。

“据我所知，二十七岁可不算老。”兰伯特反驳他。

“跟年纪确实有关吧？”伯克说，“在你二十多岁的时候，你还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好像十七岁和二十一岁、二十一岁和二十五岁之间没有很大差距。可现实是，差距存在于……其他所有方面。听听布拉加说的话。你能想象自己重回年少，像他一样活力四射、对未来充满憧憬吗？想想过去在他这个年纪的我们。我们也曾拥有梦想。”

“我现在依然有梦想。”兰伯特反驳道。

“你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年轻是因为你跟他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和他们都快是两个物种的生物了。”

伯克向来说话比较夸张，但却不无道理。兰伯特看着那些年轻学员，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他们的情感不是朋友之间的，甚至不是兄弟之间的，更像是父子之情。

“天哪，我真的老了。”他暗自想着。

他们处理完学员的相关事宜，就走向主场馆。

尽管已经在这儿待了不止十年，猎人海湾依旧大得让兰伯特直冒鸡皮疙瘩。它实在太宏伟了，无与伦比。人类在面临灭绝时建造了它。

目前有五架机甲猎人驻守在墙洞中，包括兰伯特自己的机甲——“复仇流浪者”（Gipsy Avenger）。这个名字是向搭载了森真子和罗利·贝克特进入虫洞裂缝的第三代机甲“危险流浪者”致敬。不过兰伯特的“流浪者”是第六代，是巧夺天工的杰作，是致命的美人。

其中一架机甲已经准备出发。那就是他和学员们提到的澳大利亚产的第五代机甲——“狂战士克罗诺斯”。它的控制舱还悬挂在高处，这样布拉加和乌才能进入它。

布拉加抬起头说：“听说您昨天让新学员们进入控制舱了。”

“是的。”兰伯特回复道，“别担心，他们离开后我们马上进行了完整的试运行。而且这架机甲也没什么能让他们破坏的。”

“您误会了，”布拉加说，“我只是——我想起了您带我们班进入控制舱那天。长官，那次经历确实鼓舞了我。我想再次向您致谢。”

“等你正式成为驾驶员再来谢我吧。”兰伯特说。



他和布拉加、乌握了握手，目送他们搭电梯去控制舱。

然后他前往任务指挥中心，协助监控这两位技术纯熟的学员进行最终测试。

他对新的中心控制员项点了点头。

“他们表现如何？”兰伯特问。

“就位动作老练，像老驾驶员一样，”她答道，“布拉加有点儿着急，乌则比较自如。”

不错。他不禁觉得他们俩的表现比他当初的还要好。而且他们用的还是老式的匹诺曹操作系统——驾驶员用手和脚操纵机器，然后机器才将动作传达给机甲。现在的“狂战士克罗诺斯”系统已经升级了，磁悬浮技术让驾驶员能够悬空于控制板之上。这让驾驶员——也让机甲本身——能够完成更多、更细致的动作。

“好，”项说道，“控制舱准备降落。”

“准备好了。”布拉加答道。

“狂战士克罗诺斯”的头部迅速从起重机上下落，准确与躯干对接。

“太赞了，”布拉加开心地欢呼着，“这比模拟操作过瘾多啦。我们再来一次吧！”

“好了，”项对他说，“冷静一下，布拉加。准备开启驾驶员间连线程序。”

“报告总部，准备好了。”布拉加完成确认。

“大脑半球校准中，”项答道，“大脑左半球，校准完成；大脑右半球，校准完成。开启神经元对接。”

项把一缕乌黑的发丝拨到耳后。兰伯特并不是十分了解她。蒙屿兰穹顶自建成以来，已经换过三位中心控制员了——项才来了几个星期。她曾受训于有名的蔡天童手下，这说明她应该是有能力的——但只有在紧急情况下，一个人真正的水平才能显现出来，而最近的生活比较平静。

“神经元对接完成，”项说道，“他们同步了。”

机甲模型最初设定由一人单独驾驶，实际结果却不如人意。一个人无法承受操纵机甲带来的神经负荷。两个人若各自行动，也无法通过各自控制半边机甲来达成协作，击溃怪兽。但是两个人将大脑通过庞斯技术相连，共同承担神

经负荷，就可以与怪兽一战。

因此，机甲猎人需要两名——有时甚至是三名——驾驶员。

这也意味着机甲驾驶员和其他机器操控人员不同等，例如飞行员等。除了智力和体能要达标外，机甲驾驶员还要具备一项更加必要的能力，这称得上是制胜关键——同步适配能力。有的人具备该能力，有的人却没有，而少部分人可以与所有人同步。进行同步的搭档往往是兄弟姐妹、爱人或心有灵犀的人。其他人可以在训练时碰碰运气，寻找与自己合得来的人。

兰伯特就找到了这样的人，而且是两个。

布拉加与好几个学员都适配，但乌只和布拉加同步成功了。作为一支队伍，他们合作得天衣无缝，毫无疑问他们应该成为彼此的搭档。

此时此刻，兰伯特知道，他们正在分担彼此的恐惧、黑暗的过去以及疼痛的创伤。他们进入了对方的大脑，也进入了环绕着他们的机器人工神经，他们尝试寻找平静，不受记忆和过去干扰，不与之纠缠。

现在他们准备好了。

项发出指令：“‘狂战士克罗诺斯’，移动你的右手。”

在极为短暂的反应时间后，机甲猎人举起了它的右手。工程师们和机甲技术人员纷纷为他们鼓掌。

“很好。现在举起左手。”

狂战士举起了左手。

“右脚向前迈一步。”

没有反应。

“‘狂战士克罗诺斯’，请迈右脚。”

依旧没有反应。

“布拉加？乌？”

“Meu Deus！^[1]（我的天哪！）”布拉加突然大喊一声。随后乌也开始叫喊。

“怎么了？怎么了？”

[1] 葡萄牙语。——译者注

突然，两人同时噤声。

“怎么了？”兰伯特着急地问。

“我不知道，”项说，“我们收不到‘克罗诺斯’的反馈。”

“收不到反馈？全部反馈？怎么——”

“狂战士克罗诺斯”突然身体前倾，朝空中挥了一拳，又挥了一拳，所有人都紧紧地盯着它。

他们在做什么？布拉加虽然有时候有点儿顽皮，但不至于蠢到做出如此越界的行为。而乌是绝不会允许这类恶作剧发生的。

“克罗诺斯”转过身，跑了四步，一头撞进墙里。

“搞什么？”兰伯特大吼。布拉卡和乌不是在捣乱，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一定发生了非常不对劲儿的事。

“让它停下来！”他对项说。

“不行，”项说，“故障防护系统被更改了。”

“谁干的？改成什么了？”

“某个驾驶员吧，我也不清楚。糟了！”

兰伯特也看见了。“狂战士克罗诺斯”的两边手臂各装备了一枚锤头导弹。右手臂上的发射阀刚刚开启。

“天哪，不——”

“全体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项几近崩溃地大喊。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来不及撤离了，他们四处奔逃，寻找距离最近的掩体。兰伯特觉得找掩体也没有意义了。锤头导弹装载着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强的非核弹头。只一枚，就足以将整个穹顶打穿。

伴着一阵灼眼的火光和直升机起飞般的轰鸣声，导弹从“狂战士克罗诺斯”的手臂中射出。

导弹径直朝基地围墙射去，途中与“危险流浪者”（Gipsy Danger）擦肩而过。兰伯特看到发射出去的导弹膨胀变大，然后坠落。他呆住了。这时他才想起来，导弹虽然可以出于训练目的发射出去，但其弹药已经被移除了。

这对穹顶的所有人而言都是天大的幸事。

发生了什么？肯定是同步的问题。布拉加和乌以为自己在和什么东西搏斗。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觉？

“克罗诺斯”又挥出一拳。这一次击中了“欧米茄勇士”（Valor Omega），对它的肩膀造成了明显损坏。

一定有办法的……

“等等，”兰伯特说，“你刚才说所有故障防护系统都失效了，也包括庞斯调解系统吗？”

这句话如同当头棒喝，项摇头。

“那是个独立系统，”她一边说着，手指一边在操纵装置上飞快地操作着，“不会受到影响。”

通过庞斯调解系统，外界人员能与控制舱内的驾驶员进行同步。在意外发生时，例如某位驾驶员意外昏倒时，这个安全预防措施就能发挥作用。外界人员能够与剩余的驾驶员同步，从而稳定驾驶情况。

也许，该系统现在能派上用场，能让机甲停下来。

“让我跟他们同步。”兰伯特说道。



2

兰伯特与他们连接上了，但他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同步状态，而是一派混沌的混乱场面。布拉加和乌都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这种恐慌加剧了二人原本就无比强烈的恐惧感，就连兰伯特也几乎深陷其中。

不过，他现在已经与二人连接上了，也亲眼看到了让他们恐惧的东西。他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怪兽，体型硕大无比。他和怪兽相距如此之近，竟无法识别怪兽全貌，只能看见其部分躯体。怪兽“吉拉”（Gila）的三只巨爪仿佛真的从控制舱的右边绕过，他感觉自己身处一场陆地大屠杀中。

他知道这一切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

但它又如此真实，至少布拉加和乌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他不在控制舱内，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状况——但是他能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已深陷恐慌中无法自拔。

即便如此，他们也在坚持战斗，或者说尝试坚持抗击到底。

怪兽抬起它黝黑的巨爪向他们袭来。“克罗诺斯”举起双臂正面挡下了攻击，然后双拳向下对着怪兽的头重重锤了下去。怪兽重心不稳，晃了一下，但又恢复了平衡。它张大嘴巴，露出锯形利齿向控制舱靠近，大脸占据了整个显示屏，然后像狗啃骨头一样，咬啮着控制舱。“克罗诺斯”先给了它一记上勾拳，再向后退了几步，为第二枚导弹的发射留出空间。

兰伯特尝试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但是他无法在这场思想博弈中占据上风。若说布拉加和乌的同步连接中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们的连接太强劲了，兰伯特根本无法加入其中。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阻止了兰伯特。他无法同时与二人进行连接。

只能二选一。

他们两人中，乌似乎是主要的控制者。思索片刻后，他与乌同步了。

“这不是真的。这只是一次训练。快醒醒，乌。让机甲停下。”

乌也想相信他，但眼前的一切都如此真实。怪兽又开始攻击了……

“想一想。同步之前，你们还在海湾呢。‘克罗诺斯’根本没有走出穹顶……”

怪兽把“克罗诺斯”举了起来，兰伯特立马感觉天旋地转。他向下看到了海，海面上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冰层，近处的陆地有绵延的雪山。

“冰，乌，你看到了吗？是雪！我们现在在中国的蒙屿兰破碎穹顶，这里是夏末时节，不可能出现千里冰封的场景……”

怪兽把他们重重摔入海里，然后用力把他们压到海底深处，布拉加嘶吼着，身体疯狂扭动。海水开始从控制舱的裂口涌入，冰冷刺骨。

“乌！”

“没有冰没有冰没有冰没有冰。”乌不断地重复，“没！有！冰！”

“是，长官！”乌大吼了一声。

兰伯特感觉到乌的意识迅速消失了。她肯定摘下了头戴设备。但布拉加还在嘶吼着。随着控制舱逐渐被海水灌满，他在极度恐惧与绝望之际发出了尖锐而刺耳的叫喊。

兰伯特断开了连接。布拉加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同步。并且由于乌退出了同步连接，神经元对接无法继续进行，这场幻觉将会结束，所有的一切都会停止。

海湾外，“狂战士克罗诺斯”又开始攻击围墙，它后退了三步，突然静止在原地。

总部仍然无法收到机甲内部的反馈。兰伯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着紧急救援小组从穹顶的天花板降落，打开控制舱。他们终于进入了控制舱，随之而来的，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乌昏迷了。”医护人员终于向总部报告了。

“布拉加呢？”兰伯特心急如焚。

“很遗憾，长官——他没撑住。”

伊莎贝尔·莫拉莱斯博士的存在似乎总能对赫尔曼·戈特利布造成威胁。这并非伊莎贝尔博士有意为之，也不是她性格缺陷使然。赫尔曼元帅所感受到的威胁，完全是他将自己与伊莎贝尔博士对比产生的。伊莎贝尔博士早期在PPDC的工作成果——用数学公式表示出怪物所在海底“Anteverse”星球的大概位置——绝对是天才成果，是百年难能一见的数学思维的巨大飞跃。过去他们在部队的研究部门共事时，她似乎就总是领先一步得出答案。此外，她在社交方面也很出色：幽默风趣、博闻广识，能从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作品聊到萨泽拉克鸡尾酒，再聊到弦理论，她对这些领域都很感兴趣，且了如指掌。她总是胸有成竹的样子，却不会显得自傲、自满。总而言之，伊莎贝尔·莫拉莱斯博士的存在让赫尔曼元帅和绝大多数其他科学家都显得……档次不够。即便如此，赫尔曼元帅还是很欣赏她。

现在，她就站在他的实验室里。这是近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开始担心她会不会哭。

她虽然没哭，但是一定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

“我知道，”她说，“这比我想象中的更难。这是我第一次回到部队，自从……自从肖恩死后不久。”

“啊，是的，”他说，“我都忘了。不——我不是忘了他死了，你懂我意思的。那是一场悲剧。虽然我跟他不熟，但是我知道你们俩很熟……”他发现自己越解释越乱，声音渐渐变小了。他常常说错话。好在她比较了解他。毕竟他们曾订过婚。

“没事。”她说，“我只是发现自己没有想象中冷静。”

“我不懂——”他开口了，却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会对此刻悲痛的她造成困扰，于是没有说完。

“不懂我为什么内疚？”她补全了他的话，“因为他的死是我造成的。我对遏制机制负责。”

“但是那时候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他说，“而且遏制机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成果。只有把我们的数学理论——确切地说是你的数学理论，是你最先从数据中看出门道，还用公式将其表达出来的——应用于实践，我们才能建